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

张艳芬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

张艳芬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张艳芬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600 - 5

I. 詹… II. 张… III. 詹姆逊, F. -文化理论-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758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

张艳芬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25 插页 4 字数 224,000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600 - 5/G · 1306

定价 32.00 元

破解詹姆逊的思想悖论（代序）

俞吾金

在当代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当代另一位著名的英国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在为詹姆逊的著作《文化转向》所写的“前言”中曾经说过：“詹姆逊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1]尽管安德森的评价主要是就詹姆逊在《文化转向》一书中提出的后现代理论来说的，而詹姆逊本人的理论兴趣又远远地超越了后现代文化这一主题，但这一评价仍然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詹姆逊的理论形象。

然而，当安德森赞扬詹姆逊的著作使“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时，他看到的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另一些批评家看来，詹姆逊在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著作《晚期资本主义》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的启发下提出的相应的文化发展三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学说，乃是“詹姆逊自我认可的……神话”。^[2]史蒂文·康纳在谈到詹姆逊时还指出：“或许，他的著述的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最具特点的策略——或者说外征——是该书所用时态的不确定性。大量的条件从句和将来完成时态用法使我们一直无法明白我们读到的是过去发生的，正在进行的，还是将要

出现的事情。”^[3]有趣的是,康纳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做出了与安德森完全不同的评价。在安德森认为詹姆逊已经驱散“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的地方,康纳感受到的恰恰是更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毋庸讳言,初读詹姆逊著作的人,常常会迷惑于他所遭遇到的这类毁誉参半、大起大落的评价。可是,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人们渐渐发现,在詹姆逊文化理论的深处,蕴藏着一系列他自己无法摆脱的思想悖论。事实上,正是这些思想悖论构成了詹姆逊文化理论的创造性的动力,也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文风。至于批评家们之所以对他的文化理论做出了迥然各异的评价,因为他们通常各执詹姆逊思想的某个片面,以“瞎子摸象”的方式,对其思想做出总体评价。不用说,这类评价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我们走近詹姆逊,反而使他离我们更远了。这就启示我们,只有通过隐藏在詹姆逊文化理论深处的思想悖论的探寻和发现,使它们从无意识层面上升到意识层面上来,才能全面地认识并准确地评价詹姆逊的文化理论。那么,在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中,究竟蕴含着哪些思想悖论呢?

第一个思想悖论是:任何文化理论都只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既是一个“牢笼”(the prison-house),又隐藏着开启自身的钥匙。众所周知,詹姆逊的思想深受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 T. S. 库恩的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语言的牢笼》(1972)这部著作中,他这样写道:“这种结构主义模式论的最好的阐释之一是 T. S.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这是独立提出的一套理论,因此本身就证明存在着一个建立结构或模式的问题结构,这一问题结构以一种与正规的结构主义或潮流的影响没有多少关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4]詹姆逊不仅坦承自己的思维方式深受库恩的影响,而且他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4)等著作都印证了这一影响的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开宗明义

地指出,思想史是思维模式的历史,而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形成、发展、衰弱,最后被新的模式所取代的历史。詹姆逊认为,语言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结构、一个模式。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启了以结构主义的方式解读语言模式的新思潮。通过对历时态/共时态(diachronie/synchronie)、语言/言语(language/parole)、能指/所指(signifiant/signifié)这三大关系的区分和分析,一方面,索绪尔构建了新的语言模式或新的语言牢笼;另一方面,他又为打开这一牢笼提供了新的钥匙。

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在后索绪尔时代中,“语言学家已经把索绪尔的整体体系推向其必然的结果,到了乔姆斯基,就把它完全颠倒过来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语言模式。而我们从现在开始则要研究这一原始理论后来在其他知识领域的情况,特别是它作为一种模式和比喻在文学批评、人类学以及最终在哲学本身这些领域中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巨大影响”。^[5]詹姆逊着重分析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文学理论上,一方面,俄国的形式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都自觉地置身于索绪尔创制的新语言“牢笼”之内;另一方面,它们又通过对隐藏在在这一“牢笼”内的钥匙的寻觅,在某些点上突破,甚至整个地超越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模式。在俄国形式主义者中,什克洛夫斯基把艺术的本质解读为“陌生化”(ostranenie);而在法国结构主义者中,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能指过剩”(surplus of signifier)、雅克·拉康在婴儿心理发展中设定的“镜像阶段”(Le stage du miroire)、A. J. 格雷马斯和罗兰·巴特对“情节语法”(grammar of plot)的分析、罗歇·阿尔都塞和雅克·德里达创制的“问题框架”(problématique)与“延异”(différance)概念,既是对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模式的追随和认同,也是对它的改写和解构。其实,当人们像詹姆逊那样把语言理解为思维模式时,就会发现,任何一种有影响力的

文化理论,既是对某种旧有的语言模式或牢笼的顺从,又是对它的新的修正或突破。

第二个思想悖论是:任何文化理论都蕴含着“意识形态素”(ideologeme),而它们的要旨又是识别并分析意识形态素。在《政治无意识》(1981)这部重要的著作中,詹姆逊这样写道:“我们认为,每一既定时期的文化或‘客观精神’都是一种环境,那里栖居的不仅是沿袭下来的词语和幸存的观念,还有那些社会象征类型的各种叙事单元,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素。”^[6]也就是说,在文化作品(包括文化理论)中本身就潜藏着意识形态素。然而,任何文化理论的要旨又恰恰是要把潜藏在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素识别出来,加以批判性的考察。

在这里假定存在着文化理论 A 和文化理论 B。在詹姆逊看来,文化理论 A 对文化理论 B 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素的识别还是相对容易的。比如,他认为,在 19 世纪的文化作品中就普遍地蕴含着一种关于“愤懑”(ressentiment)的意识形态素。^[7]而难度较高的是文化理论 A 或文化理论 B 各自对自己内部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素的识别和分析。比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理论,视意识形态为“虚假的意识”,它是人们用来识别蕴含在其他文化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素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但马克思主义能否识别出自身中蕴含着的意识形态素呢?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解释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的专门的实践,在对实际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中,必须与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的解释学,或对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的破译同时进行。”^[8]詹姆逊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肯定的解释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思想,而“相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文本的乌托邦冲动”指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对那些有着与自己类似的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文本的认同。在詹姆逊看来,这些因素实际上正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素。实际上,“惟有以此为代价——即同时承认艺术文本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

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实践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之所在”。^[9]按照詹姆逊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者不但没有必要回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素,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素体现出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第三个思想悖论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必须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总体性的历史阶段上进行确定,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又是以反总体性的“戏仿/拼贴”(parody/pastiche)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詹姆逊不仅把现实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从总体上一一对应起来,而且断言:“后现代主义的叙事及其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人们都无法逃避晚期资本主义的引力场。”^[10]然而,这种以总体化的思维方式来规范后现代主义的做法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异议。正如詹姆逊自己坦然承认的那样,“引人注目的是我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所采用的总体化的方式,今天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是我为什么采用这一视角,而是为什么激起了这么多人的反感(听说很反感)”。^[11]其实,詹姆逊没有意识到,这种普遍的反感正是与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的理解关联在一起的。因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包含着对现代性所认同的总体性的颠覆,自然也蕴含着对总体化的思维方式的颠覆,而詹姆逊在探讨后现代主义文化时,恰恰是以这种总体化的思维方式作为出发点的。事实上,詹姆逊自己也已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反总体化思维方式的特征,因为他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确定为“戏仿”和“拼贴”。

那么,什么是“戏仿”呢?詹姆逊在谈到现代文学艺术呈现出来的不同风格时指出:“戏仿利用这些风格的独特性,占用它们的独特和怪异之处,制造一种嘲弄原作的模仿。……还有,戏仿通常的效

果——无论是同情的还是恶意的——都是对人们通常说话或写作的方式中的文体癖性以及过分和怪异之处的私人性质报以嘲笑。”^[12]至于“拼贴”，像戏仿一样，是对特殊风格的模仿，“但是它是一种中性的模仿方式，没有戏仿的隐秘动机，没有讽刺的冲动，没有笑声，甚至没有那种潜在的可与很滑稽的模仿对象相对照的某些‘标准’东西存在的感觉。拼贴是空洞的戏仿，是推动了幽默感的戏仿：拼贴就是戏仿那些古怪的东西，一种空洞反讽的现代实践”。^[13]虽然詹姆逊没有深入地分析蕴含在戏仿和拼贴中的思维倾向，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无论是戏仿还是拼贴，认同的都是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总之，在詹姆逊那里，一方面，后现代文化是从总体上加以认定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又是以颠覆总体化的碎片式思维方式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的。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86）一书中所说的：“总之，在后现代主义的零散化中，一切都变得把握不住了，而且也没有可能将诸种相异的碎片统一并协调起来。”^[14]显然，詹姆逊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文化究竟是一堆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思想的碎片，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在不同的文本或不同的场合下，他的思想往往在两个相反的端点上滑动。正如康纳在解读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时所指出的：“在这个模式的中心有一个没有表达出来的矛盾：一方面后现代消费资本主义代表了物化逻辑的最后阶段（异化、区分、能指与所指的分裂）；另一方面，随着文化领域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同一化，将会出现区分的绝对瓦解。”^[15]

综观詹姆逊的整个文化理论，都会或隐或现地感受到内蕴于他思想深处的上述悖论，而正是这些悖论，构成了他的文化理论的独特表述方式。事实上，詹姆逊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这些悖论，因而特别推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尤其是阿尔都塞的辩证法，并认定：“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理解为辩证法传统内部的一次改造，而不是同辩证法的完全的决裂，它是一种生成性的突变，

从而使一种与辩证哲学曾经隐含其中的那些经典范畴丝毫没有关系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中脱颖而出。”^[16]那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能否消解蕴含在詹姆逊文本中的上述悖论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中蕴含着某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如“多元决定”、“结构因果性”等,但他对“总体性”和“认识论断裂”的倚重,仍然无法使詹姆逊获得走出米诺斯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

张艳芬的博士论文《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从文化理论的语言之维、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之维、文化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之维和文化理论的全球化之维这四个不同的维度出发,全方位地探索了詹姆逊的文化理论。完全可以说,这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在国内理论界对詹姆逊的文化理论做出最全面、最深入探讨的理论著作。作者不仅对詹姆逊于不同时期出版的文化理论著作做出了细致的分析,而且始终紧紧地扣住他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来展示其文化理论的各个侧面及这些不同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充分肯定詹姆逊文化理论所拥有的创见和价值的同时,作者也对他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做出了割切的批判。在第五章中,作者指出:“詹姆逊的文化理论在很多方面显得过于模糊和简单。我们看到,詹姆逊尽管提出了一些看起来比较新颖的概念,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对概念本身做出清晰而充分的解释说明。”其实,詹姆逊文本中的种种不明晰之处正是其文化理论内蕴的思想悖论的显现。

当人们沿着这样的线索追问下去时,就会遭遇到与外观上的机智敏捷、无所不知、旁征博引、侃侃而谈的詹姆逊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詹姆逊,即思想跳跃、浅论辄止、困惑重重而又无力运用英美哲学传统对其基本概念做出明确阐释的詹姆逊。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詹姆逊无异于一次地狱之行,需要记住的是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的告诫:

“你们走进这里的，把一切希望都捐弃吧。”

注 释

- [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 [2] 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66 页。
- [3] 同上，第 71 页。
-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 页。
- [5] 同上，第 33 页。
- [6]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85.
- [7] Ibid., p. 88.
- [8] Ibid., p. 296.
- [9] Ibid., p. 299.
- [10]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6 页。
- [11]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 页。
- [12] 同上，第 4 页。
- [13] 同上，第 5 页。
- [1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37 页。在该书中，詹姆逊谈到自我时，也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中，一旦你感到非爆发出来不可的时候，那是因为你无法忍受自己变成无数的碎片。”参阅该书第 196 页。
- [15] 史蒂文·康纳：《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66 页。
- [16]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9.

序

陈新汉

我非常高兴地得知,张艳芬的书稿《詹姆逊文化理论探析》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从申报书稿中挑选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由于对书稿质量的要求相当严格,凡由该基金会资助出版的著作在社会上都享有较高的声誉。由此我认为,对于一位年轻的学者而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出版自己的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联系自己从事学术的经历,我深深地理解,对于一位年轻的教师而言,在承担大量教学工作和集体科研以及照顾好家庭的同时,要完成自己的专著需要付出怎样的心血。

张艳芬老师是我在上海大学哲学系的同事。在这几年中,我们之间有过多次的合作,她在学术上的认真、刻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学术思想上的敏捷以及在表达上独具一格的流畅语言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屈指算来,自己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也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每次看到年轻人冒出来,总是为他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评价论方面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这就提醒每一位理论工作者,任何理论的研究都应该是密切关注时代与实践的。但问题是如何关注,这里面可以开展许多创造性的工作。詹姆逊,作为一位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亲缘关系的西方学者,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文化现象进行了独特而有趣

的分析。这些分析使得詹姆逊超出了文学批评家的身份,从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尽管对于这些分析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还值得讨论,但是它们对时代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的关注却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为我们考察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进路。我不是研究詹姆逊的专家,但我承认詹姆逊的某些分析是极为有趣的,尽管其中不乏简单与片面的东西。其实,理论的生命恐怕正是在于总会有不同的、异质的东西发展出来,这可能也正是理论的穿透性力量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就处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工作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而张艳芬的这部著作对我们了解詹姆逊的工作起了一个引领的作用。不仅如此,张艳芬在考察詹姆逊的文化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她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既指向詹姆逊的工作,也指向这个时代,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意外的惊喜。这就成为我阅读了张艳芬老师的书稿后愿意向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评审委员会推荐这本书稿的理由。

当然,任何解释都是开放的,所以,张艳芬对于詹姆逊的任何解释都是可以被再解释的,就如同詹姆逊本人的思想也总是处在再解释或者解释的重构之中。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解释如果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是对时代问题的关注。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张艳芬能在学术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希望在她的这第一本著作之后,能为学术界继续贡献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同时,我借此机会感谢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基金会为我国学术界贡献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上海市的一批年轻学者在自己的著作得到出版资助的过程中成长了起来。

是为序。

2008年12月29日于上海大学

目 录

破解詹姆逊的思想悖论（代序）	俞吾金 1
序	陈新汉 1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理论的语言之维	21
第一节 以语言为模式	21
一、模式的缘起	22
二、二元对立（I）	26
三、二元对立（II）	33
第二节 打开语言的“牢笼”	36
一、陌生化（ostranenie）：俄国的形式主义	37
二、法国的结构主义（I）	41
三、法国的结构主义（II）	47
四、源自马克思的一个隐喻	52
第二章 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之维	66
第一节 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概念	67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基本模式	74
第三节 文化与意识形态	81
一、无意识:从精神分析到政治阐释	82
二、作为阐释符码的生产方式	90
三、“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101
第三章 文化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之维	118
第一节 后现代话语断片中的詹姆逊	118
一、詹姆逊与利奥塔的“小叙事”	120
二、詹姆逊与罗蒂的小写哲学	124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	128
一、资本主义分期论与后现代主义	129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136
第三节 后现代文化文本分析	145
一、作为视频艺术的后现代文化文本	145
二、作为空间艺术的后现代文化文本	152
第四章 文化理论的全球化之维	166
第一节 后现代与全球化	167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文化经验	167
二、文化—经济和消费社会	175
第二节 全球化的目光	182
一、从看到监视(I)	183
二、从看到监视(II)	189
三、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与他者	197
第三节 文化帝国主义	203

一、美国化,全球化和文化帝国主义	204
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	212
第五章 结语:“我们的时代”的文化艺术	225
第一节 詹姆逊的文化理论与“我们的时代”	226
一、作为批判的文化理论	227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229
三、理论的特色及不足	233
四、价值与影响	237
第二节 “我们的时代”的文化艺术:杜威和马克思	239
一、艺术与私有制所造成的片面性	240
二、艺术与劳动	245
三、艺术与彻底的社会改造	249
第三节 “我们的时代”的文化艺术:来自商品的凝视	253
一、欲求与凝视	254
二、商品与中介	258
三、共谋与批判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5

前 言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中国读者,尤其是对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读者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许多人一定还没有忘记,早在1985年的秋天,这位至今仍活跃在理论界的美国学者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他访学期间,他为他的中国朋友带来了独特的“文化批评”理论,因此,在某些中国读者看来,“文化批评”的概念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詹姆逊的色彩。事实上,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詹姆逊已经创造了一个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作品整体,通过这些作品,读者们将会看到一个在理论上别具一格、富于创造的詹姆逊,他善于根据具体的现实与历史条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不断地推陈出新。可以说,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詹姆逊不仅是“最具革新精神的文学理论家”,而且他还当之无愧地成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对此,有人评价说:“也许,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今天用英语写作的一位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从建筑到科幻小说,从晚期阿多诺思想中的曲折(tortuous)到第三世界的试验小说(*testimonio* novel),他的分析领域是奇特的;事实上,可以说,没有什么文化是与他格格不入的。”^[2]

—

詹姆逊于1934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利湖畔的克利夫兰城